

李恕谷先生年譜

冊上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託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先生從顏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及不、宜生前修年譜。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粹少壯時功力、置之几案、寓於目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耶。況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崛起起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康熙歲

次壬辰孟夏穀旦樊輿門人馮辰頓首拜撰

凡例

- 一、先生年譜、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
- 一、顏先生每歎先儒黨同伐異、虛學欺世、故先生昔爲之修譜、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餒飾、以守習齋之教也。今辰譜先生、敢不直書。況又承先生面命。
- 一、大德大節、固必書。至於悔過遷善、正所以勉強進德也、亦詳載、不避重複。其次辨學論道者、必錄。若夫講經論史、俱備載他種著作、此祇記其大旨。
- 一、先生親師取友、互相責善、乃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也。書之。
- 一、先生交遊下世者、各附小傳以傳。

馮辰識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鑑重加修訂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塏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叢歷六世至高祖諱運偉雄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挺轟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菴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綵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愨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孝愨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愨有文云予年強四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齒歲入學更名曰塏恭欲其謙士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愨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彎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愨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愨先生、率先生入曹家叢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當素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躊躇、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隱搆一首、萃生見之、質於孝愨、即從順、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愨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娶王氏、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謂顏先生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內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後先生爲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寬仁夙德、其長子養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最嫻。女經略上口。十六歲歸予。長予一歲、儀客端好、善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予敬而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嫕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薄葬我、遂卒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十八歲。贊曰、妻卒後知妻之賢、有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予學道者也、豈以苟奉倩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夫剛主氏爲之傳。

孺人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慤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慤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慤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率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落先生時病然未嘗廢讀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此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慤先生謂王翁蘊奇曰。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寧。瀆男女之別。非禮也。壻宜往來。壻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周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慤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愨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振銳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壩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垓、從先生學。五弟壩方二歲、在母懷。邪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却八比、專正學。交劉見田、學數。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愨行孝之事、以自勉也。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捕廳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

味爽起四拜、即返城、拜生母。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七月、聞習齋賣側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瘡、昏則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既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即同如蠡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蠡、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先生謂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願言、言有纖悉迴護、即不願行、不能告人、即爲苟且迴護、即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驚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尙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青天白日者。況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

無志耶、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訂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孝愨書日譜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大風重陰、侍孝慤飲酒歡歌。習算法、有所得、則質於見田。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即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恕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聞賣桃、動嗜心。旣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

止之。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分即理也、無分則無理。八月、劉煥章札、規先生慮以下人、養氣養量。一日困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限味爽即起、更定乃寢、日二餐。侍孝慤酒食、孝慤曰、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讌客則無算。思于中丞、參汙吏、拏衙蠹、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頒農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離弊、教如舉逸賢、旌孝弟、選教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謚清端。務農、行醫、教弟、忿忿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慤初度也、稱觴上壽、讌客。九月抱病、往北泗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悚然刻心。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視、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歛、肆也、神慢鬼陵、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懍。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每日晨、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揖。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罪曰、是心粗、非事迫也。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

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先生泣下。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編所駁、宜酌也。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歎曰、此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一、並失其

二。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圈上、×過忿則×圈下、×有貪利心則×圈右、×

有求名心則×圈左、×有怠心則×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閱儀

禮、自勘、色溫如、心藹如。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習齋評先生

日譜、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

而勿貪多。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讀周易、劉藥、教

培堦以學。朔望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興、率弟壩拜父母各四、使弟培堦亦在城拜生

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堦拜各四、

答揖、每日盥洗、率培堦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每位各一揖、拱受培堦揖、

凡出告反面揖、踰半月見父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謙拱、見下人不陵、賓客迎

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揖禮見則拜敬者先往鄉里門即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尊長揖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淫祠否先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偃僕而過過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即時下拜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愨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之北街寒甚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強於手容也乃端拱

告家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闢廟門也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

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爾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常思寧靜及百折不迴夜大風起衣冠坐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敢不敬服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

善我不能。故天昭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誠卜也。從張函白學琴。思春秋之時、義在爲東周、孔子志之、而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論語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即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記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即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力戒多言。一日黎明、視樨枷右長起、視則否。歎曰、目見尙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教而憚風乎。行。孝慤爲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爲政。人勸飲、加一罍、旋悔曰、負顏先生教矣。纂治平事。孝慤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必避。胸中無妄念。惟近遭倫常逆境、不勉介介、然亦旋解也。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逼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